

十四载深耕滇西烽火 一部书镌刻抗战忠魂

> 书评

□ 杨克旺

——评女作家王灵峡《滇西抗战中的人和事》

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抗战史诗中,滇西抗战是兼具战略意义与悲壮色彩的重要篇章,它既是中国抗战的关键组成,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,却曾长期在历史叙事中处于边缘位置。大理作家王灵峡耗时十四载,潜心打磨出25万余字纪实文学《滇西抗战中的人和事》,以翔实史料、细腻笔触与深沉人文关怀,为这段烽火岁月立传,让沉寂的历史重焕生机,堪称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文学温度的扛鼎之作。

纪实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,而真实离不开持之以恒的考据深耕。王灵峡以“历史摆渡人”的自觉,踏上漫长的史料搜集与实地考察之路。十四年间,她遍查文献档案,走访抗战亲历者及家属,踏遍高黎贡山、松山、腾冲、龙陵等战争遗址,将老兵回忆录、家属口述、地方史志与实物史料相互印证,只为还原历史本貌。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,为作品筑牢了史实根基,书中对战役规模、战斗部署、军民协作的记述精准可考,滇缅公路贯通时间、怒江对峙时长等关键节点标注清晰,就连士兵衣食住行、战场自然环境等细节都经得起推敲。作者以编年与纪传结合的方式,搭建起清晰的历史框架,既保障了作品的史料价值,也为读者认知这段历史提供了可靠坐标。

不同于传统抗战作品偏重宏大叙事,该书最鲜明的特色是对“人”的深度凝视与关怀。全书以“滇西抗战中的人和事”为核心,巧妙平衡宏观历史与个体命运,让冰冷史料变得有血有肉。笔下既有戴安澜将军壮烈殉国的英勇,也有普通士兵在高黎贡山冰天雪地中坚守阵地的顽强;既展现远征军将领运筹

帷幄的智慧,也刻画滇西百姓冒枪林弹雨运送军粮的赤诚。作者将目光投向战壕士兵、平民百姓、战俘与盟军友人,描摹他们在战争中的挣扎、坚守与抗争,尽显极端环境下人性的光辉与脆弱。这种对个体命运的尊重,让历史跳出抽象符号:腾冲2000余名百姓(含小脚妇女、抱娃老人)支前运粮的细节,让抗战精神化作普通人的家国担当;美军飞行员“来华助战洋人,军民一体救护”的血幅故事,让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友谊有了生动注脚。

细节刻画是作品感染力的关键,王灵峡以细腻笔触勾勒战争肌理与人物内心。书中战场描写如临其境,高黎贡山阵地风雨交加、泥泞血水交织,三千多米海拔处“遇雨成冬”,士兵无御寒装备,饱受严寒与炮火夹击;松山战役工兵连掘坑道送炸药,敌堡瞬间灰飞烟灭的场景,极具视觉冲击力。更难得的是,作者不止于场景还原,更深挖人物复杂情感,士兵面对死亡的恐惧、失友的悲痛、克敌的狂喜,百姓家园沦陷的无助、支援前线的坚定,都让人物形象鲜活立体,让读者跨越时空与历史共情,实现了史实精准与文学感染力的统一。

这部作品的价值,不仅在于还原历史,更在于传承精神、启迪当下。滇西抗战意义深远,它粉碎日军战略封锁,保卫西南大后方,打通中印公路生命线,更实现了中国军队首次大规模战略反攻,提振全国军民士气,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协同作战的典范。王灵峡并未刻意拔高历史意义,而是通过具体人事,让读者体悟历史重量。书中记录飞虎队驼峰航线的牺牲、盟军顾问团的

支援,展现国际正义力量的守望相助;塑造将士群像,凸显中华民族“一寸山河一寸血”的不屈气节,既是缅怀先烈,更传承着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。和平年代重读这段历史,能让当代读者深刻理解和平来之不易,激发铭记历史、砥砺前行 的责任与使命。

全书五个篇章结构清晰,“人与事”为核心,“友谊长存”拓展视野,大事记与牺牲将领名录补充权威史料,形成“叙事+史料”的立体呈现,既适合普通读者阅读,也为历史研究者提供参考,实现文学性与史料性的完美融合。作为云南本土作家,王灵峡对滇西地理、民族文化的熟悉与热爱融入文字,让作品更具地域归属感,也让滇西抗战的战略与精神价值得到充分彰显。

在历史叙事多元化的当下,这部作品有着重要的填补空白意义。长期以来,滇西抗战因史料散落,公众认知度不高,王灵峡以十四年深耕,系统梳理这段历史的人与事,丰富了中国抗战史的叙事维度。它既无学术专著的晦涩,也无通俗读物的浅薄,以纪实文学形式熔真实、文学与人文关怀于一炉,让历史可感可触。

八十载光阴流转,未曾磨灭历史印记。王灵峡十四载笔耕不辍,让滇西抗战的忠魂与往事在文字中永生,让家国大义代代相传。这部作品既是记录历史的纪实佳作,更是传承抗战精神的生动教材,提醒我们历史不容遗忘、英雄值得铭记。新时代征程上,书中传递的爱国情怀、民族气节与团结精神,仍是前行的宝贵动力,如同滇西的青山江河,永远见证那段用热血铸就的不朽荣光。

> 往事

姥姥的“火心”与“人心”

□ 赵西鼎

前两天看到董宇辉烧柴火做饭的视频,他说小时候在灶前,妈妈一句“火心要空,人心要实”的教诲,让往后的岁月里都有了火的温度与土的厚实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三十年前,儿时的我在姥姥家老房子的灶台前度过的童年岁月。

小时候,父亲在外地当兵,母亲工作繁忙,我就在姥姥姥爷家家里长大。姥姥家总是一进门就暖意融融,原因是有两个过去北方常见的大物件——土炕和灶台。土炕用砖块和土坯搭建,内部有空心的烟道,一端与厨房的灶台相连,另一端通着室外的烟囱。灶台上放着一口大铁锅,下面的灶膛用来生火。姥姥做饭时,灶膛里燃烧的柴火噼啪作响,锅中食物的香味飘散得满屋都是。常常是饭还没做好,我的口水就先一步流了出来,香味不仅仅弥漫在鼻腔里,更扎根于童年的记忆中。

年幼时的我喜欢坐在灶台前看姥姥烧火,姥姥总是一边忙一边给我讲故事。她的故事并不来源于书本,而是一些年代久远的民间传说,真真假假难以分辨,却格外令我着迷。有时还会讲一些质朴的生活名言,比如“晴带雨伞,饱带干粮”、“饭要趁早吃,事要趁早做”、“剩菜巧变身,一点不浪费”……寒冬的日子里,屋外北风呼啸,听着屋内炉膛里噼里啪啦的烧柴声,看着火焰映出的金红的光漫过粗糙的灶台,亮闪闪地铺满了整个屋子,咀嚼着姥姥讲的那些故事和人生道理,一直温暖到了心里。

上了小学以后,我便很少坐在姥姥的灶台前听故事了。三年级时有一天,我一路小跑着去老师办公室准备交作业,一不小心碰掉了窗台上的一盆茉莉花。花盆碎成几片散在地上,泥土弄脏了地板,花枝歪歪斜斜地躺着,花瓣更是散落一地。我吓得心怦怦直跳,见老师不在,办公室里又没有人,直接调头跑回了教室。那天,我一直没有勇气对老师说是我摔坏了花盆,而是惴惴不安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姥姥。

姥姥沉默了一会儿,把我拉到灶台前说:“你看这柴火,是越多火烧得越旺吗?”我不明白姥姥的意思,迷茫地摇了摇头。“火心要空,”姥姥继续说,“火焰只有在中间空的情况下,才能充分接触空气,燃烧得更旺,而人正好相反,人心要实,做人如果不实在,就像火焰没有足够的空气,难以持久,最终是会熄灭的。”那一天,姥姥的话令我似懂非懂,但我明白姥姥是在以烧火为例给我讲述做人的道理。最终,我鼓起勇气向老师承认了错误,并再也没有撒过谎、骗过人。

很多年过去了,当我想到“火心要空,人心要实”这句朴素的人生智慧,看到谁家有机灶和灶台时,总是会想起姥姥。姥姥用一生在践行这个道理,自己为人正直、实在、堂堂正正,也给后辈以榜样和传承。而那灶膛里的光亮,也如姥姥朴实真切的叮咛,温暖了无数个寒凉的日子。

> 万物

板桥古道上,酸苞树又绽新绿

□ 宋黎明

从隆阳板桥青龙街往官坡走,山路蜿蜒而上,老驿道上的青石板,被一代又一代赶街、挑菜、走亲戚的乡人踩得光亮温润。寨子中间,长着那棵老酸苞树,也不知走过了多少年月。树干苍劲,一到春天嫩芽就冒了出来,淡淡的清香气在风里飘着,飘进人家,成了官坡人一到春天就记在心里的味道。老一辈人常说:“春到官坡酸苞冒,做人守心不跑偏。”这棵树,记着时节变换,也守着乡人的本分与实在。

小时候在官坡,开春最盼的就是酸苞发芽。老话说“立春一日,百草回芽”,树一冒绿,春天就真的到了。那时候村里人都靠田地过日子,春天才到,地里就忙着备耕,等着种苞谷、栽烤烟。我们这些在寨子里疯跑的孩子,总趁大人不注意聚到树下,顺着粗壮的枝干往上爬,专挑枝头嫩红的芽尖掐,揣满衣兜,躲到路边石坎后边,拿出藏好的糊辣子面一拌,入口又酸又香,带着辛辣,让人酸得皱眉、辣得吸气。这是春日里最解馋的滋味,比赶板桥街买来的泡萝卜、凉卷粉、木瓜水凉虾更让人惦记。

有一回我爬得太靠外,坐在粗枝上被风一吹,树身轻轻一晃,我顿时僵在上面,紧紧抱着枝干不敢动弹,连大气

都不敢喘。伙伴赶紧跑回村里喊人,母亲急急忙忙赶来,脸色都白了。把我抱下时,她又急又气,声音发颤:“你咋调皮成这样?这么高不知道危险?做事要有分寸,什么能做、什么不能做,心里要清清楚楚。”那天我受了呵斥,心里也后怕,到了晚上,母亲端来温水,轻轻擦拭我被树枝蹭红的地方。没打没骂,却让我从此明白:做人做事,不能由着性子乱来。

上学那几年,家里日子清苦,难得吃上一顿肉。可每到酸苞发芽的季节,周末一回家,总能闻到厨房里酸苞炒腊肉的香味。母亲天不亮就去树下摘嫩芽,用井水淘洗干净,配上冬月自家熏的腊肉大火快炒,酸香解腻,满屋子都飘着肉香味儿。饭桌上,她总往我碗里夹菜,轻声叮嘱:“家里再穷,志气不能短;日子再难,书不能丢。好好读书,将来才有出息。”一口清鲜的酸苞,一口醇厚的腊肉,裹着家中烟火与母亲的期盼,成了我求学路上最暖的念想。

这棵老酸苞树,从来都不只是我们一家的牵挂。平日里乡里乡亲闲谈说事,或是赶板桥街归来顺路歇脚,大家总爱聚在这棵树下。官坡人实在,不玩心眼,不少人谈事订约,也都愿意约在

寨子中间的酸苞树下,有老树作证,说话算话,不欺不瞒,这是一辈辈传下来的规矩。老一辈人常讲:“亲帮亲,邻帮邻,乡里乡亲一条心。”邻里间偶尔为田边地头的小事闹点别扭,也不用争执,到树下坐一坐,长辈劝上几句,心里的疙瘩自然就解开了。这棵树,看着官坡人来人往,也守着乡里乡亲的厚道与信义。

如今回到家乡,我还是习惯先走到寨子中间的酸苞树下。树皮更糙,裂纹更深,可枝丫依旧茂盛,春风一吹,又冒出满枝嫩红新芽。母亲总拉着我在树下闲坐,说起我小时候偷掐芽尖的憨态,念叨着当年炒酸苞等我回家的日子,也说着官坡这些年的变化。青石板路还在,村里的烟火还在,田里的耕种依旧跟着四季更迭。这棵静静立在村心的老树,藏着我少年的莽撞,载着母亲一生的牵挂,更凝着官坡人世代坚守的纯朴与实在。

春风一年年来,酸苞一次次发芽。这棵长在官坡的老树,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,却把板桥古镇的日常烟火、乡里乡亲最真的心肠,都揉进一年年的新绿里,化作刻在骨子里、忘不掉的乡愁。春归故里,又见新绿,那一缕酸酸香香的气息,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。